

98 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

等 別：三等考試

類 科：文化行政

科 目：本國文學概論

一、王易《詞曲史》曰：「自有柳耆卿，而詞情始盡纏綿；自有蘇子瞻，而詞氣始極暢旺。」試比較柳永與蘇軾兩家詞風的不同。

【擬答】：

詞承詩之衰而起，經晚唐、五代逐步發展，至北宋詞家開拓推進，詞始臻盛。

宋代詞學極盛，其中名家輩出，柳永、蘇軾可說是其中佼佼者，茲就其二人詞風說明如下。宋詞發展初期，依然承襲南唐詞風，作品多屬小令。北宋前期四家，獨柳永專工詞，為北宋首位專力寫詞的作家。柳詞在形式方面，多採慢詞，對慢詞之發展，尤有貢獻；在內容方面，或抒不遇之悲、或敘羈旅之苦、或言沉溺歌酒之風流生活；在表現方面，工於鋪敘手法，柳永手法高妙，情韻纏綿；在文詞方面，多以俚俗語句為之，此為柳詞之最大特色，時人云「有井水飲處，即能歌柳詞」，蓋柳詞佳者，詞語平淺自然，能「狀難狀之景，達難達之情」，《四庫總目》說：「詞至晚唐五代以來，以清切婉麗為宗，至柳永而一變，如詩家之有白居易。」然若干作品卻不免詞句低俗，格調卑弱，頗為有識之士所不齒。

在詞的發展史上，蘇軾為詞風轉變的關鍵人物，打破「詞為艷科」之約束，以豪放韶秀開宗，詞境始大，詞格始高，對於詞體之發展，實有開拓之功。蘇軾以作詩之法作詞，擴大題材，「無意不可入，無事不可言」，詞乃無所不寫，宋人胡寅指出蘇詞「一洗綺羅香澤之態，擺脫綢繆婉轉之度」，提高詞之意境格調，不再侷限於婉麗柔媚。蘇軾主張為文學而作詞，非為音樂歌唱而作詞，以文學的生命重於音樂的生命，不喜剪裁以就聲律，故詞往往不協音律，使詞與音樂初步分離。蘇軾詞作風格一為豪放高曠，大氣磅礴，世俗多普遍以之代表蘇詞風格；一為清麗韶秀，來自其性情人格之表現，多屬其精心之作。

王易《詞曲史》云：「自有柳耆卿，而詞情始盡纏綿；自有蘇子瞻，而詞氣始極暢旺。柳詞足以充詞之質；蘇詞足以大詞之流；非柳無以發兒女之情，非蘇無以見名士之氣。」可謂對此二位詞家至為公允的評論。

二、沈約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云：「自靈均以來，多歷年所，雖文體稍精，而此秘未睹」，這個秘密指的就是文學與聲律的關係。試就所知，討論南朝時代聲律觀念的發展。其次，若就文學與聲律的關係思考，則對臺灣當代新詩書寫，當如何合理地詮釋、評論？

【擬答】：

中國語文的特殊結構，極有助於發展聲律說。因中國語文屬於單音系與孤立語，每一個字皆有其獨立的形、音、義。孤立，故適宜對偶、排比；單音，故適宜平仄、聲律。聲律說既起，詩歌除對偶工整的形式美外，又曲盡聲韻之長，充滿著優美的視覺與聽覺效果，唯美文學因而由此而大盛。

南朝永明聲律說的產生，除了與中國聲韻學的發展有關之外，亦受印度梵文佛經轉讀翻譯的影響，其後沈約撰《四聲譜》，以平上去入四聲應用於作詩之上。

將四聲運用到詩歌創作之中，而成為一種人為規定的聲韻，使聲調按照一定的規則排列起來，以達到鏗鏘、和諧，富有音樂美的效果，即所謂「一簡之內，音韻盡殊，兩句之中，輕重悉異」。

《宋書·謝靈運傳》為沈約聲律說的代表作，沈約指出：「自靈均以來，多歷年代，雖文體稍精，而此秘未睹。」他認為歷代文學，文體上雖有發展進步，聲律上卻未睹其秘，名篇佳句，多為自然天成，與音韻規律暗合，實不知其所以然。實際上，聲調的交互是中國歷代詩人們長期創作所積累的藝術經驗，決不是少數文人所發明的，而沈約等人只不過是更積極更有意識地提倡罷了。

而對臺灣的新詩書寫來說，又當如何來詮釋中國傳統的聲律說呢？在五四文學運動中發展出的新詩，發展至今，已超過九十年了。初期，它被稱為「白話詩」，以對照「古典詩」；又

公職王歷屆試題 (98 地方政府特考)

被稱為「自由詩」，以對照形式工整、格律嚴謹的「格律詩」。新詩破除了近體詩的諸種束縛和規矩，追求一種形式上的自由以及音律上的自由，但這並不表示新詩完全不講求韻律，它僅是不受制於千百年來的規範，新詩所尋求的「音韻」、「節奏」，常是結合修辭手法，諸如：排比式句法、層遞式句法、類疊式句法，以達到一種反覆迭宕的效果。

對於新詩來說，其音樂性並非要來自於傳統詩歌所謂的「押韻」，而是來自於文字所鋪排出的旋律與節奏，這同樣要來自藝術創作的經驗，一如沈約所言「高言妙句，音韻天成」。

三、臺灣 70 年代小說中，有部分描寫臺灣工、農小市民階級的作品，帶有「民族主義」與「社會主義」的色彩，旨在揭發臺灣經濟發展中所暗含的殖民地性格，與勞動剝削問題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陳映真，試舉其作品進一步加以說明。

【擬答】：

陳映真是一個天生具有反骨的作家，他在現代主義流行時，率先寫文章加以非難，不惜與當道決裂。到了臺灣意識高漲，本土口號震天嘎響的時代，他又因為他的「大中國意識」踽踽獨行。他自稱：「從二十幾歲開始寫作以迄於今，思想和創作，從來都處在被禁止、被歧視和鎮壓的地位。」確實，他的許多作品都在此相關的理念規範下成型，然而身為臺灣文學的重要旗手，陳映真也常因個人色彩過於濃厚，成為當代最被議論的小說家之一。

1968 年政府以「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、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」逮捕包括陳映真等 36 人，入獄對其思想的影響，陳映真曾有表述：「對自己走過道路進行了認真的反省，對社會現實有了更深刻的認識，開始由一個市鎮小知識分子走向一個憂國憂民的、愛國的知識分子。」出獄後其寫作風格轉趨現實主義，發表了〈夜行貨車〉、〈上班族的一日〉……，主題屬於「殖民經濟及跨國公司的小说」，此時期的創作，被認為是陳映真社會寫實之作的最高峰。

葉石濤指出：冷戰、越戰、跨國公司，以至於這些事象給臺灣帶來的人性的荒廢，分離主義的興起、消費社會的人性商品化、疏離和異化，功利主義傾向等，都在這一系列小說裏獲得逼真的具象化。而學者林瑞明也認為：一系列『新殖民主義』的作品，堆疊出陳映真化理論為創作的文學高峰，少有作家能在作品中如此忠實熱烈地擁抱自己的理論，陳映真做到了。這些殖民經濟小說，為臺灣的知識分子提供了一個特殊的關照社會的視角，無論在作品的藝術價值上出現多少爭議，陳映真對於寫作題材開發的能力，是沒有人能否定的。

四、臺灣四面環海，但是以海洋為主題的作家為數卻不多，試舉兩位臺灣海洋文學作家，並加評述。

【擬答】：

臺灣四面環海，卻少有人細膩深情地描寫海、海與人的關係；提到臺灣的海洋文學，就一定要提到夏曼·藍波安與廖鴻基。

達悟族人夏曼·藍波安，文筆鮮活，題材特殊，作品中時時流露出對海洋的依戀，深刻地思考自身部族與海洋的關係，將領悟感受化為一篇篇的文章。代表作《冷海情深》，描繪達悟文化與傳統習俗的退落，描繪不順遂的現實生活，描繪海洋既美麗又狂暴的景象，在他的筆下完完全全展現了一個海洋民族、黑潮之子的本色。

「不想揹負漢化的污名」是夏曼·藍波安覺悟後的斷然抉擇與自我認知，重新建立一個達悟族人的驕傲，這不僅是夏曼對於自己的期望，也是他對於這一代年輕達悟族人的期望，希望這一代新生的族人也夠認同自己的民族、以身為海洋民族而驕傲，找回自身與母體文化連接的臍帶。

花蓮人廖鴻基，曾經是一個討海人，1990 年代中後期，組成尋鯨小組於花蓮海域從事鯨豚生態觀察，並擔任海洋生態解說員，1998 年發起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，致力於臺灣海洋環境、生態及文化工作。著有《討海人》、《鯨生鯨世》、《來自深海》、《尋找一座島嶼》等作品。

對海洋情有獨鍾的廖鴻基說：「海洋」總讓他有遠離社會價值的隨興自在。第一本書《討海人》提及，在海上總是可以感受到「天地何其大、人類何其小」的道理，漂浮在海面這一方

公職王歷屆試題 (98 地方政府特考)

搖擺不定的小小空間，廖鴻基指出：「剩下的就是人與大自然、人與海洋，那毋須言語、毋須技巧，嚴肅而直接的關係。」

臺灣四面環海，面對這一方藍海的寬容，我們當學習如何對大自然謙卑。而由這二位作家的作品中，當可體會其豐沛的世界觀：憑藉書寫，他們喚起血脈中原有的海洋因子；憑藉書寫，告訴每一個讀者要尊重自然界萬物，敬畏所有物種的靈魂。

公 職 王